推着老爹奔“两院”

彭瑞高

一、养老院

腊月过半，武汉疫情消息紧猛起来，但上海仍充满节前气氛。我家节前突出的大事，就是保姆小吴要回安徽去探亲，大家都在讨论，她一走，照护我岳父的事情怎么弄。

我建议去养老院过渡一下。可太太说，老爹不肯去的。我说，我们陪他一起住呢？你试试。太太就去做工作。没想到，老爹竟点了头。于是，就开始选择养老院。我提了闵行的快乐家园。太太劈头就问，清爽哇？我说，你实地去看看。于是就去看看。

看后，有洁癖的她不响。花园小区，中西合璧；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，一尘不染；阳光铺在大床上，被子白得耀眼。那客厅尤其干净，还宽敞，中有长桌，可坐十数人。太太禁不住说，年初三秦秦唐敏她们来，正好在这请客；饭后聊天，推老爹出去荡荡，不要忒开心。

听口气，卫生检查通过了，于是就去订房、订年夜饭、看年初三的菜单。一切舒齐，回去接老爹。踏出门，暖冬的阳光合扑上来，脚下不由得一软。太太手搭凉棚说，秦秦她们来此地吃饭兜花园，不要笑煞。

那天上午，前脚送走小吴，后脚就进养老院，无缝衔接，暗自得意。谁知才两天，武汉疫情就突然恶化，把养老院也弄得紧张起来。隔日清晨我们去吃早餐，出门就有小姑娘蹲守，戴了口罩，还捏一把塑料枪。老爹问，你们什么意思。小姑娘说，爷爷，要量下你的体温。老爹一笑，说，量吧量吧，方便的话，把血压也一道量了。

我们住一号楼，餐厅在九号楼，有一箭路。推着轮椅，顺便向老爹宣讲防疫形势。老爹问，莫不是非典又来了？太太说，这回来势怕更凶。老爹说，上回吃穿山甲，这回吃蝙蝠，人在作死啊。轮椅推进九号楼，又有小姑娘要量体温。老爹说，刚量过，要发烧也不会这么快。小姑娘说，不搭界的爷爷，凡是进来人都要量。说罢，对准老爹就扣扳机。太太问，爷爷现在几度？小姑娘看看枪，说，三十三度。我说，不会吧？体温这么低，人就不灵了。一位小伙子忙过来解释：他们是推轮椅来的，一路冷风，脑门还凉着呢。众人都笑。

武汉封城不久，养老院也封了门。形势越来越严峻：订好的年夜饭取消了，年初三请客菜单也撤了，连餐厅也关了。老爹喜欢热闹惯的，眼前这副“忽喇喇似大厦倾”的样子，令他十分茫然。偏偏除夕夜，秦秦来电说女儿发高烧，一家人急得团团转；唐敏也来电，说年初三不来了。养老院早已安排好祈年撞钟，师父到齐，可瘟病一发，什么都黄了。老爹眉头紧皱，连说无趣，要回家。我劝道，现在这疫情，全市防控一级响应，哪里有养老院安全？老爹不吱声。接着几天，他常独坐打瞌睡，胃纳也差了许多；遇着一重重测体温的小姑娘，呆呆的，话也不愿说。

我对太太说，这样下去，老爹会不会抑郁了？太太说，要不刺激他一下，让他高兴高兴？当夜，我们备了红包，厚厚的，饭前突然拿出来，想给老爹一个惊喜。但老爹拿着红包，并无兴奋表示。太太说，老爹你好好的，我们定了政策，压岁钱上不封顶，每年递增一千元，你活一百岁，我们递增到一百岁。老爹不吱声，黯淡的目光落在电视屏幕上，那里正播着一队军医奔向飞机……

快乐家园是一座花园，老爹可以天天赏花看草、闻香观鱼。可那些天，他一直阴沉着脸，不让我们推车观景。进餐时分，屏幕上播着新闻，来自武汉的那些揪心数字，一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。他常对着屏幕自言自语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只有一次我隐约听见，他吐出一个词——“外滩”。

莫非这老上海，在想念几十里外的外滩？

餐厅条件不错，只是饭硬，不合老爹胃口，他就愈盼小吴早点回来。小吴文化程度不高，但诚实守信，说好哪天回来，前一日就来电话，说明天乘高铁到虹桥。老爹一听，迫不及待要回家。我们说，眼下非常时期，小吴到家还得隔离。老爹听了突然无话，看着我们，两眼红红的。

为了给老爹买米煮软饭，也给小吴隔离储备吃的，我们决定冒险去一次“开市客”。这家超市离养老院很近，我们在开门前就赶到那里。谁知店堂早就人山人海。我们抢了一车货匆匆逃离，又赶去车站接小吴。小吴出站，太太打个招呼就提起酒精喷雾器，对她来了个全身消毒，接着又对旅行箱手提袋消杀一番，上车前又让小吴提起脚，对着鞋底狠狠喷了两下子，边喷边说，明天晴天，里里外外都洗了！小吴嗯嗯着，格格地笑。

回到养老院，老爹听我们汇报，又吃到了软饭，脸上浮起笑意，难得这样开心。

可开心没多久，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：邻居有老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，小区被强制封锁。

坚守得这么苦，最后还是沦陷了！邻居们都愤怒起来。他们得知，被确诊的病人来自武汉，节前到的上海，家人至今还在小区进进出出……他们忍无可忍，日夜发文呼吁，要求采取紧急措施。

终于有一天，几辆救护车开进小区；疾控人员对全楼进行消杀；热闹的五口之家，顿时变成空房；入夜，窗口一片漆黑……

我们不敢告诉老爹，怕吓着他，因为有人说，这次瘟疫专门“收老人”，上海第一例死者，就跟老爹同一高龄。再说，他听了一定还会担忧：小吴的隔离期要延长，而他自己，归家日子也会变得遥遥无期……

二、医院

还好，小吴顺利度过隔离期，老爹也终于安然回家。

但我们的心始终吊着：在这场疫情中中招的老年患者，几乎都复制着老爹的病历：高血压、心血管病、肾衰……我们天天祈祷，望老爹平安度过疫期。老爹却大大咧咧的，常嘲笑我们“怕死”，还摘下口罩说：“怕什么，我就不信瘟病这么厉害！”

那天一早，电话铃急遽响起。是小吴来电，我和太太顿时紧张起来。

小吴带着哭音说：“爷爷不会说话了……”

我和太太相视一眼，同声说：“脑梗？”

抓住抢救黄金时刻，我俩叫了救护车，载着老爹直奔某大医院急诊。医生诊断确是脑梗，飞快开着处方，说：“马上输液，要接连输几天！”

这么说，我们要在医院里待上几天！我和太太面面相觑。

说是上海三甲大医院，但各地患者云集，急诊部乱得跟避难所没什么两样：本不宽敞的走廊，两侧排满了病榻，行军床、简易床、手推铺，还有直接睡地上的……灯光昏暗，空气难闻，睡着的披头散发，陪着的目光迷离；触目所见，脸盆、碗筷、尿壶、蛇皮袋……地上凌乱一片。

瘟疫正凶，如果说小区门口是“如临大敌”，那急诊部里就是“短兵相接”，而输液室内更是“刀光剑影”。这里，无疑是风险最高的地方。那些正输液的患者，或神情呆滞、面有菜色，或喘息不止、咳嗽连连，或大呼小叫、日夜呻吟……每一张脸，你看了都会浮想联翩。呼吸着这片浑浊的空气，你无法不怀疑：那诡异的病毒，就在你身边跳舞……

混乱、嘈杂、闷热。推着失语的老爹，我们坐到输液架下。我用手机拍下实况，传给一位亲友。对方着急地说，现在上街都有风险，你们怎么还能待在这种地方？

太太一向洁癖。疫发以来，她抱着有碗饭吃就不上街的决心，坚持宅在家里；偶尔来个快递，她都要戴着手套接，还要喷酒精反复消毒。此刻接到亲友微信，她却平静得出奇，说，人家能待，我们怎么不能待。

这一待，就是几个星期。

在这几个星期里，我们认识了很多人。

一位嘉定老哥，患了癌症，病得不轻。医生们常来会诊的，就他一个。他让我见了最扎心的一件事，就是每天要在老妻搀扶下，提着一大袋浑浊的液体去厕所。有一次，我在男厕外见他俩犹疑，就说：“是小便吧？我帮你们倒掉。”患者老妻说“是小便倒好了，不是的，是他的腹水！”我心头一沉，说：“腹水这么严重，怎么不住院呢？”老妻说：“医生说非常时期，病房关了。”因为吊着腹水袋，他们每天都叫出租车来输液，有时叫不到，只能打黑车，光车费就几百元。疫期医院许多设施停用，医生要老哥自己去别的医院做肠镜胃镜检查。老妻含泪说：“他拖着一大袋腹水，叫我怎么弄啊?!”

急诊部门口的防疫检查，一天比一天紧。病人急诊，比出国通关还严：必须出示身份证、就诊卡，必须量体温、填表格，扫二维码，还必须在手机上填详细信息，提供通信公司记录的行踪……来急诊部寻医的，哪个不急？尤其是那些岁数大的、写不了字的、身边没手机的，面对这些繁琐手续，就会乱冒火、跳脚骂娘。

在门口登记的，是一群护士。其中有位戴眼镜的小个子，每天都被排在第一道岗。她瘦小，声音也细小，遇到那些情绪激动的，她总说“阿姨不急”“爷叔冷静一下”。这话她每天不知要说多少遍。她跟他们介绍程序，还手把手教他们划手机。不过有时对方实在无礼，她也会瞪着眼睛跟他们吵。那些男人，高一码大一码，吼叫起来的风暴，足以把她像棵小树那样连根拔起。这头道岗位，把她顶在杠头上，不知让她受了多少委屈。那天，急诊特别多，门口争吵声一刻未停。中午我上开水间，突然发现一个瘦小的背影倚在角落里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正是她，暗暗啜泣……

但翌晨我们去输液，在门口又遇见这小个子护士。她还是守着头道岗，用孙女般的口吻对老爹说：“爷爷请您脱下帽子，让我量量您体温。”说话时，她镜片后那双眼睛，依然那么明亮。前些天，因为手续繁琐，老爹不胜其烦，几次说要放弃治疗，而此刻，却听话地除下了呢帽……

现在很多人都在说“代价”。其实，疫情风卷大地，所有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。若放在平时，嘉定老哥早就住进病房，他的腹水问题也可能早已解决；要是没有疫情，小个子护士会平静地坐在护士站里，既不会受那么多委屈，也不会哑了嗓子、落那么多眼泪。就连我们也是，如果太太平平过年，老爹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病，或是发了病，也可以安享更多优质治疗；而我和我的洁癖太太，也不用大晴天穿雨衣守在输液室里，连着那么多天担惊受怕。

平心而言，老爹并未直接受害于新冠病毒，但至今未定的疫中惊魂，使我们与万千被病毒击倒的同胞，在心灵上走得更近。眨眼间，我们也老了，这些天，推着更老的老爹去医院，行走在我们深爱的、宁静得陌生的上海街头，凄风苦雨扑面而来，几次止不住心酸流泪。直到此篇行文结束，上海依然处在毫不松懈的防控之中；而耳边，已传来世卫组织决定提高全球防控级别的警报声。大疫当头没错，可我们无法不向往未来的大好春光。你看，我家窗外的三棵紫玉兰，花苞已悄悄鼓起来了。

老爹，你好好的，待防控警报解除，我们推你去看外滩。

2020年2月底

寻·梅
（雕塑）
张铭暄

许多传统节日，本身就是防疫设计

郭文斌

瘟疫之害，众所周知。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保持五千多年的生命力，以“中”为“医”的防疫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“瘟疫”一词，最早见于晋代葛洪《抱朴子·微旨》：“经瘟疫则不畏，遇急难则隐形，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。”“瘟”，从其会意看，是一种发热的病，“昷”意为一个人坐在澡盆里洗澡，引申为发热。“疫”，从其会意看，是一种普遍性的病。《说文》释“殳”为“以杖殊人”。清医吴瑭在其《温病条辨》中说：“温疫者，厉气流行，多兼秽浊，家家如是，若役使然也”。一种像被驱赶服役一样难以逃脱的病，即为“瘟疫”。也有人考证，“殳”为古代巫医降妖之桃木剑。先民们认为瘟疫是鬼魅作祟所致，当祈神以解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记载，两千多年前，从宫廷到乡间，每年岁终“先腊一日”，要举行“大傩”仪式，以送瘟逐疫。要想成功驱鬼逐疫，就要祈神娱神。因此“医”字从“酉”，据考为“酒坛”，引申为祈者饮至恍惚之状，以期会神。魏晋之后，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分，拙著长篇小说《农历》中描写的社火仪程中，可见其遗存。

上古时代，巫就是医，巫大于医。许慎《说文》讲：“古者巫彭初作医。”巫彭乃黄帝之臣。医典《说宛》载：“上古之为医者，曰苗父。苗父之为医也，以菅为席，以刍为狗，北面而祝，发十言耳，诸扶而来者，舆而来者，皆平复如故。”先秦时期，医巫分离。中华医学的权威经典《黄帝内经》诞生，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，特别是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念，让中华医学走向“科学”时代。几千年来，积累了丰富的瘟疫防治经验。《素问·刺法论》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详细记载。至明末吴有性先生所著的《瘟疫论》问世，中华瘟疫防治渐趋成熟。《中国疫病史鉴》载，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流行疫病，但因中医的有力防治，都未造成像西班牙大流感、欧洲黑死病等死亡上千万人的悲剧。

在我看来，中医之所以能预防瘟疫，在于其原始意义上的“卫生”思想，让生命保持生机，远离杀机，是其关键。生机从“能生”来。通过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”，保持和“自然”能量上的高度同频。这个“自然”，就是老子讲的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的“大自然”，它是所有生命的母亲，是能生者，所以生机在它那里。体现在方法论上，就是顺应自然，尊重规律，严守历法。对应在养生上，就是保持“恬淡虚无”的状态，让“真气存之”。落实在医理上，就是扶正祛邪。《黄帝内经》讲，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”

要正气存内，就要让“大自然力”成为生命的源头活水。儒家开出的心法是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。这个“中”，形象地讲，就像一个贯通天地人的管道。《中庸》讲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”可见“中”是一种生命力没有损耗之前的状态。而要让生命力不损耗，就要管理好情绪。《大学》讲：“有所忿懥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”忿懥、恐惧、好乐、忧患，都在不“中”上。要想让正气存内，就不能忿懥，不能恐惧，不能好乐，不能忧患——或者，让忿懥、恐惧、好乐、忧患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度上，“发而皆中节”。此谓安心，安心是药。一句话，尽量让心处在仁爱、清静、平等之中。

为了更有操作性，《黄帝内经》又讲：“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”如何才能精神内守，中华先祖探索出的方法是，要么不起念，要么用一念代万念，要么把私念转公念。因为正念生正气，正气本身就是精气神，就是免疫力。《中庸》讲，“大德”“必得其寿”，明代大贤吕坤讲，“仁者寿”，即是此理。

中医还强调预防。《黄帝内经》讲，“上医治未病，中医治欲病，下医治已病。”《鹖冠子·世贤第十六》记载，魏文侯求教于扁鹊，询问他兄弟三人谁的医术最好。扁鹊如实回答，大哥最好，二哥次之，他最差。魏文侯大惑不解，说，差的你名满天下，好的他们却默默无闻，为何？扁鹊答道，大哥治病于未发，二哥治病于初起，难以看出效果。而他治病，都是在病情危重时，前后对比强烈，因此名闻天下。治病如此，防疫亦然。

中医认为，疾病的病因是本，症状是标，所以治病必须寻求病因，对因治疗，才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。而所有的病，概括地讲，都是正气不足造成的。《黄帝内经》讲：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”，所以，扶阳扶正就成为中医施治的关键。而要扶阳扶正，秉持辩证思维就至关重要，因为“万物负阴而抱阳”。同样是乙型脑炎，对于1956年石家庄的症状，蒲辅周先生施以白虎汤，大见奇效，治愈率高达90%以上，因为病因是石家庄久晴无雨，属暑温，宜清热解毒养阴。而对于1957年北京之症，蒲先生则改用白虎加苍术汤、杏仁滑石汤、三仁汤等，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。因为蒲先生判断，北京阴雨连绵，湿热交蒸，属湿温。

为了治本，中医强调，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天补。特别讲究“食饮有节、起居有常、不妄作劳”。治法也不单单是施药，还有乐疗、心疗、针疗、灸疗、按摩、导引，甚至包括祝由和吟诵。

中医主张养生气，去杀气。药王孙思邈《千金方》讲：“夫杀生求生，去生更远。”意为用杀生的方法来养生，实乃背道而驰。医者如此倡导，官方止杀入法。早在《礼记·王制》中就规定，“诸侯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，庶人无故不食珍。”《汉律·九章》载：“不得屠杀少齿，违者弃市。”以此来长养生气和气。古人认为，动物在宰杀时，会变怨为毒。因此，医者常言，“瘟之至也，非江海鳞甲之类而不生。疫之至也，非虫兽毛羽而不存。”明代著名医家吴有性通过临床实践发现，“夫瘟疫之为病，非风非寒，非暑非湿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”，其戾气致瘟说，得到后世医家普遍认可。《说文》释“戾”为“犬从关着的门中挤出，必曲其身”，意指动物遭虐而暴怨，从医学层面回应了中华文化中和气致祥的哲学思想。

万物同体，民胞物与，无论是生存生产，还是生活生意，都要在尊重生命的大前提下进行，都要在维护生态的大前提下进行，亿万年延续的生态平衡一旦打破，灾难的潘多拉魔盒就会打开。在协助央视采拍540集大型纪录片《记住乡愁》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，但凡能够保持千百年的名门、名村、名镇、名街、名城，都有一套格外严格的保护自然规则，节目第一集就是《敬畏之心不可无》，在许多人心目中，对生命的尊重，不但是修养，而且是信仰。

因此，中医很少用杀毒的概念，而用“解毒”。

许多中华传统节日，本身就是防疫设计。以过大年为例，在古代，从腊月初八开始，到腊月二十三结束，整整四十五天，中国人都窝在家里过年——《素问》有言：“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气之常也，人亦应之。”又讲：“秋善病风疟”，主症为恶寒、发热、自汗、恶风。因此，古人设计了“秋收冬藏”，停止生产，在家安处。在许多地方，还有过年不动刀剪不动针线之俗，就是让人们停下来，享受生活，滋养生命。古人认为，不能保持生机的生产是需要警惕的。在速度和安宁之间，古人更选择安宁。这样的设计，也符合中国人的阴阳哲学观。《系辞传》讲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在春夏大动之后，通过大年，让人们进入大静，达到生命本身的阴阳平衡。换个方向看，也是通过大年的大静，为春夏更好的大动，储备生命力。中国人深知，欲速则不达。这也是“中”。

行文至此，我们就会理解，中国古人为什么讲“上医医国”。中华文化，是一种保持生机的文化，一种以防为治的文化，一种以“中”为“医”的文化。

养蝈蝈

王 瑢

我的朋友不过三十几岁，烟酒不沾，但撸猫、搓核桃、盘珠子、煮黑茶，一样不落。新近又爱上了养蝈蝈。

和蛐蛐儿好斗截然迥异，养蝈蝈是为听声。叫得好的蝈蝈，那声音听起来有点像老蛤蟆，行话叫“叫顸儿”。“顸”亦写作“鼾”。这哥们腊月里专门奔太原南宫花鸟市场买下十几只蝈蝈。自己留了只“铁头”，其余通通送了人。这只铁头蝈蝈可真是能叫，音频里那声音一如京剧里的小生。高亢，厉亮，片刻不歇。我对京剧小生毫无研究，但前几年著名京剧叶派小生李宏图的个人专场，特意跑去看。扮相英武俊美，念白张弛有度，嗓音激昂婉转。苍凉其韵。

自从爱上蝈蝈，这朋友一大早起来四六不顾，先用狼毫笔尖蘸了朱砂，小心地给他的铁头蝈蝈翅子上点上几点。于是那叶派小生顷刻间变成了个袭派大花脸。但那叫声倒真是特别。连我这个蛐蛐蝈蝈都辨别不清的人，听着也只觉带劲。这家伙是个大肚汉，特别爱吃荤，捉两只小米虫给它，眨眼便一扫而尽。瓜果蔬菜面包屑，来者不拒，吃吃停停，似乎永无饥饱。

养这种家常蝈蝈，最适宜用两笼，省得倒来换去折腾。养蝈蝈自有门道，隔几日得喂它一小截大葱，说是可以杀菌去秽。忽然想起五台山黛螺顶上的那寺院里，小沙弥也养蝈蝈——他那蝈蝈也吃大葱否？

『文汇笔会』微信二维码